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
第十回 濟窮途俠士捐金 重報施賢紳取義

峻嶒氣運寒山勁，襟期萬頃琉璃淨，熱腸縷縷尤堪敬。英雄性，千金不惜周同病。 噓枯寒荼清聲競，相憐何必為相盟，劇孟朱家恒自命。心兒瑩，高風今古宜歌詠。右調《漁家傲》

人最可鄙的，是吝嗇一條肚腸。最打不斷的，是吝嗇一條肚腸。論自己，便錢如山積，不肯輕使一文；便米若太倉，不肯輕散一粒。論在人，就是至親至友在饑寒困苦之中，得一升勝一斗，他不肯贈這一升；當患難流離之時，得一錢勝十錢，他不肯送他一錢。寧可到天道忌盈，奴輩利財，錙積銖累的，付之一火一水。盜侵寇劫，或者為官吏攫奪，奸究詐騙。甚者門衰祚絕，歸之族屬，略不知恩。或者勢敗資空，仰之他人，亦不之恤。方知好還之理，吝嗇之無益。不知那豪傑，早已看透。他看得盈必有虧，聚必有散。何得擁這厚資，為人所嫉，犯天之忌。況蚩蚩負行，蠕動猶知相恤；豈同載齒發，聽他號呼不聞，見他顛連不顧？故裴冕傾家贈張建封，范純仁贈粟以周石曼卿。曼卿還是故交，建封直是邂逅。至截發判薦，飽范達於雪夜，豈是有餘之家？只緣義重財輕，便已名高千古。

丈夫重聲氣，朽腐安足計。馮諼昔市義，名譽流無際。

故割己之有，濟人之窮，難；濟不相知之人，更難。濟不相知之人，難；出於貧窮稱貸之時，尤難。在俠烈丈夫，正自不難。這人在嘉靖時，住居浙直交界地方，相近平望。姓浦，名其仁，字肫夫。父親羅羅生理，也有間屋兒，也有幾畝田，幾兩銀子。自小爽落多奇，父親與他果子吃，他見側邊小廝看他，他就與了他。父親道：「我省與你的，怎與了人。」他道：「他也要吃。」人都笑他是癡的，卻他那輕財惜人的心也見了。

慷慨自天賦，匡濟有夙心。何必乘高位，方飛三日霖。

將及弱冠，父母相繼而亡，他衣食棺槨，盡著銀子用。還起一所大墳，只少石羊石虎。人道：「小官，死的死了，活的要活，也留幾兩銀子度嘴。」他道：「我的日子長，我有好日。那時有衣服，扯不爹娘起來穿；有飲食，扯不爹娘起來吃；那時懊悔遲了。只這衣食殯葬，是省不得的。」人又笑道：「這吹嘴的！弄到窮時，填上樹木，還可砍來，夠幾日燒。這塊地，把骨頭掘起了，也還有幾兩賣。且看。」只不知：

尺蠖有伸日，九泉無歸時。莫以天下儉，逾深風木悲。

浦肫夫雖為父母用了幾兩銀子，卻喜得做人會算計靈變，有信行，又慷慨，所以立得住。卻因慷慨，做不得家。身邊有幾兩銀子，遇著親友遭喪為事，委是窮苦無聊的，也就遞與他。有幾弔錢，見著親友也會經濟，沒有銀子作本的，也就把與他。有幾間房子，有個蒙師死了，只得一間屋，賣了殯葬，妻子沒處存身，他就出一間與他。有個族叔，七十無子，窮得只剩孤身了，他就接來供養。一個姑娘，守寡廿餘年，兒子不肖，不顧他，他就接來養了。弄得房子不成片段，人道是孤老院了。

誓生寒士顏，廣廈自不惜。

有幾畝田，有個族兄浦其良，因解白糧遭風失水，賠補不來，把他田盜賣與人。那人來起業，族兄來情懇，他就不與分辯。人勸他告狀。他道：「族兄不幸，為公破家，義當仗助。他若來那借，也要應他。已去之事，徒把錢送在衙門，爭甚麼要緊。」卻似個怕事怕官司的。他卻拿別個的事，也敢作敢為，不曾懦弱。

杖杜有深情，羞為虞芮爭。肯教負勁骨，乃作女兒行。

近村有一盛寡婦，是個大家，祖是孝廉通判，夫是秀才。早寡，一子一女尚幼。有一所祖遺房子，二三百畝肥田。有個姪兒不長進，欺他孤寡，將來投獻一陣副使家，也不知曾兌價不曾兌價。八九個狼僕，駕了兩隻帳船：前堆蠻石塊，尾插飛虎旗。寫陳府，兩大燈籠。出跳板，三枝快櫓。密架著叉扒棍棒，穩載著蛇蝎虎狼。到來鎮鎮女男驚，眼見家家雞犬盡。風響一聲，到了岸。扛了一個望隆節鉞牌匾，竟到盛家。把他三四十年的一個昭代循良牌匾除下，將新的釘上。帶了他姪兒來，道：「盛家得了我衙中產價一千二百，房屋田地，都要起業。盛家五日內出屋。」又對附近租戶道：「明日大相公來釘界，你們寫租契。」叫出向來主管，使他打合，每畝要銀一錢，折東五分，方與租種。寡婦出來要爭執，這乾豪奴那由分說，只叫快搬屋，不要討沒趣。跳上船，一通鑼去了。

帝閭不可叫，豺虎正橫行。寡婦又氣又驚，無可擺划。

兩個管帳的管家道：「這定是族裡將來投獻。卻沒個沒產的得錢，有產的白白出屋之理。」眾租戶道：「論理，如今原是個沒理世界。只是另寫租契，要我們錢半一畝，況又中人要錢，如何得來！歸了城裡鄉宦，管家出來，催租收租，都要酒飯。一到冬至，管家們不在家中吃飯，皆在租戶人家打攪了。硃簽告示，頭限二限三限，收租那裡少得一粒。就是遇著年程不好，收不起，少他一斗二斗，還盤算得起。少了一石兩石，一年一個對合。有田產，寫田產；沒產田，寫本身。寫田產，拚得起了去罷了。寫本身，一年還要納幫銀。幫銀缺欠，拿回吊打。打死只是家主打死義男，空丟性命。如今我們這村裡，也種不田成了！」

不必天有蝗蝻，苦是人中蠹賊。過處地赤村空，望裡煙消火滅。

巧是浦肫夫走來，見眾人在那廂，打呆椿，讀苦書。他道：「列位！你們依著我做，隨我走，包你陳家起不業成。」眾人道：「你是甚計？」浦肫夫道：「陳衙倚知縣是中人的門生，所以橫行。不知這知縣要做好官，極避嫌疑。明日先打他一個下馬威，擁到縣中告狀，知縣料只聽我。只要你們幫助我一幫助。」眾人道：「只怕惹出事來。」浦肫夫道：「惹出事來，都我承當。」眾人道：「要打，要跟告狀容易。只是今日說得好，明日恐你不肯走出來。」浦肫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只明日叫打便打，叫住便住，不要打他致命處。」

馬陵萬弩伏，滅灶誘狂夫。

到次日，果然一隻大船，隨了五七隻帳船。裡邊坐下一個陳公子，挾了兩個妓，帶了兩個陪堂，點鼓鳴鑼，望這村莊來攏。這公子呵：《黃鶯兒》：時服試玄綃，襯輕衫，豔小桃，玉環低壓烏巾巧。襪稜稜一條，步輕輕搖搖，緩拖朱履妝成俏。假風騷，肉麻大老，他道好丰標。在那廂與這個妓玩呵：前腔：穠李兩枝嬌，鬧東風，壓柳條，飄飄漾漾來回擾。傍花梢一招，向花心一挑，顛狂體態難醫療。惱妖嬈，薰鼓玉樹，說甚好知交。這兩位陪堂呵：前腔：肩聳泰山高，落湯蝦，只曲腰，人言未聽先呼妙。助清歌扇敲，獻慙慙步勞，低言似恐人知道。也心焦，聲聲大叔，怕是管家喬。先是那管家上岸，叫眾租戶迎接大相公。那浦肫夫當先，領著這乾約有六七十，走到岸邊。他先叫人把近岸地上泥，掘鬆在那裡。這陳公子幸未上岸，攬著一個妓，靠在船窗看。只見浦肫夫對著他道：「你甚麼鄉宦，敢占人田產！」陳公子正作色，要查甚人。那浦肫夫叫打，岸上人一聲喊，泥塊頭如雨點下來。

重耳適衛，野人與塊。亦孔之羞，自作之慙。

帳船忙撐過河，少也招半船泥塊。大船急卒撐不動，後梢忙駕兩枝櫓搖，那裡移得一步。是前後纜不曾解得，板闔盡已打碎。桌上碗盞花瓶香爐，都已打壞。人打得沒處躲。浦肫夫叫只打公子與助惡家人，陪堂與兩個妓女，不要打他。陪堂便躲在妓女身邊。一個管家對公子道：「岸上都看著你。快除去巾兒，脫了海青，到梢上來。」公子便也從命，扒到梢上，扶著櫓，充做梢公。梢纜用刀割斷了，頭纜搖得緊，掙斷了，到得對岸。浦肫夫已將新牌匾，對船上敲得粉碎。

送到新來匾額，卻似隔歲桃符。

陳公子脫得身到家，忙叫人做狀，告地虎打搶。

不期浦肫夫已合了人，竟到縣前叫屈。縣官已知陳家向來縱肆。這番浦肫夫說，眾人哭叫，道：「他欺凌盛家孤寡，白占田

產，橫索眾戶租息。」知縣倒即刻差人拿陳家人，撫安眾人，令他復業，陳公子如今告不得打搶，來辯契買。知縣道：「孤寡的田產，孤寡不出契，明是投獻了。這乾家人，畢竟是要處的。」公子道：「看老父體面。」知縣道：「正所以為老師。」再三求，只拿中人與盛家姪子重處了，以絕投獻之路。浦肫夫這一舉，早教陳公子產又不得，反吃了一場虧，壞了一隻船。羊肉不吃得，惹了一身瘡。

到此，人知浦肫夫自己產任人盜賣，不是沒本事，只是個輕財重義。

一日短糶，在城中討帳，遇見本管里長姓戴，來納條銀。不料在縣前被賊剪去，沒得上納。官又要比卯，甚是慌張。浦肫夫見了，問起緣故，就將身邊，討得六七兩銀子，遞與了他，省一番責打。

不必西江水，枯鱗已更生。

這里長也是個有家事，要體面的人。得他周旋，甚是感激，道：「大凡甲首見里長，說苦裝窮，要他一二錢丁錢，也不知幾個往還。他這等慷慨，是個好人。」到家，就將這主銀子去還他。浦肫夫道：「便從容，何必這樣急。」就留他吃飯，都自己整治。里長因知他親事高不成低不就，道：「兄弟已過二十了，怎尚未婚？我看短糶可以養身，不可成家。我有幾兩銀子與兄，並不計利，兄可在略遠處做一做。」第二日，著人接他到家，兌出二百兩銀子，道：「兄著嫌少，不夠轉活，停十餘日，再湊一百與兄。」

長袖資舞人，寶劍獻烈士。

浦肫夫擇了個日，腰了銀子，叫了只船，走常州。過得吳江，將到五龍港，只見一隻船橫在岸邊，三個人相對痛哭，還有三四個坐的臥的，在地下呻吟叫痛。浦肫夫道：「這一定是被劫的，不知要到那裡去。天色寒冷，衣服都被剝，不凍死也要成病，這須救他。」船家道：「才出門，遇這采頭。莫要管，去罷。」浦肫夫喝道：「叫住就住，還搖。」船家只得攏了。浦肫夫跳上去問，原來是福建舉人。一個姓林，一個姓黃，一個姓張。訴說到此被盜，行李劫去，僕從打傷，衣服剝盡，往京回闕，進退無資，以此痛哭。浦肫夫道：「列位到京，可得銀多少方夠？」林舉人道：「路費，一人得三十金。到如今，衣服鋪陳，也得十餘兩。」浦肫夫道：「這等列位不必愁煩，都在學生身上。相近蘇州，就在此制辦，以便北上。」就在近村，打些水白酒與他湯寒，又把自己被褥與他御風。

風雨綠林夜，誰憐范叔寒。解衣更推食，此德欲銘肝。

到了蘇州，在閭門邊，與他尋了處。為他買氈條，綢布做被褥，為三個舉人做衣服。失了長單，為他府中告照。又贈盤費三十兩。這三個問了姓名居址，道：「異日必圖環報。」兩下相別。這三個似：病鳥脫彈丸，遠逞凌霄翮。但只這浦肫夫似：

馮媛市義歸，鼓篋何寂寂。

如今仍舊只好短糶了。回到家中，巧巧遇著戴里長，道：「浦兄怎回得這等快，糶得多少？」浦肫夫道：「五龍港遇著三個會試舉人，被盜劫了，行李盤費俱無。我將大半贈他，如今仍就短糶。」若在他處，畢竟道這人不承摯帶，想是嫖去了，賭去了，或者欺心造這謊話。那戴里長信他是個俠人，並不疑惑，只說：「我那一百兩銀子，已措足了，還來拿去營運。」浦肫夫也不推辭，竟去取了。

取予爾我忘，肝膽遙相照。管鮑窮交時，異世想同道。

浦肫夫原是有手段人，看戴里長如此待他，自家去做生理，卻也做著，沒個不利的。就是這三個舉人，想起窮途間，便是親友，未必相顧。他做生意，毫釐上用工夫，吃不肯吃，穿不肯穿的人，怎為我一面不識人，捐百餘金，固是天不絕我三人，他這段高情不可泯滅。如今我們三人中，發得一兩個去，去報答他才好。巧巧這年，三個人一齊都中了。浦肫夫在家中，買張小錄看了，道：「也不枉我救他一番。總之命裡是個進士，我不救，別人也救。」先時，人聞得他救這三人，有的道：「是個好人。錢財是難得的，他肯捨。」有的道：「做別人頭研醬。把與他的，是戴家銀子，他卻做好人。」又有道：「就是別人銀子，難得人好意。將來生息，也可養家活口。現在三十來人，娶得頭親事，也是好的。況且這三個人，得知真舉人，不是舉人？就是這些讀書人，極薄情。與他銀子，是一樣臉。要他銀子，又一樣臉了，倒不如丟在水裡，也響一聲，自古道，好人是阿呆表德。小浦也是個真阿呆。」啾啾燕雀噪，鴻鵠心豈知。這時聞得會場揭曉，有來問的，道：「三個內，有個中麼？」浦肫夫道：「都中了。」那人道：「這等你一生一世，吃著不盡了。可央人做通啟，備些禮物，僱個人送去，賀他一賀，不要冷了場子。」浦肫夫道：「我當日不過一時高興，原沒有結交望報的心。如今人情，得知何如。寧可他記得我，不可我妄想他。」卻也丟開一邊。

一飯自憐國士，千金豈冀王孫。

只是那三個中了的，倒越想起浦肫夫來，道：「當日沒他贈盤纏，如何得到京，成此功名？沒他做衣服，凍死了也做不官成。」三個計議，要在浙直地方，尋個近他處，照管他。

恩深洽肺腑，感寧間朝夕。期將隋候珠，報此情脈脈。

不料黃進士選了個兵部主事，林進士選了館，只有張進士，人上央人，討得個常州府推官。這兩直叫八差地方。撫按之外，操院、漕院、學院、鹽院、巡漕、巡青、巡江、京畿，個個要舉劾。舉的好再舉，劾的難再劾，是極難做地方。他只為報恩心急，只得就了。將行，林黃二位，都有禮有書托張四府，城外郊錢。林黃二位道：「浦肫夫患難之交，今日年兄為我們看他，異日我們也代年兄看他。恐他來時，以布衣相嫌，年兄要破格相待。」張四府道：「這小弟事，未有不盡力的。」

唯有銜恩處，鑲心未敢忘。

張四府便道到任常州。大凡鑽營結納的，也會冷灶裡著一把，他卻不放鬆了。中式有賀，到任有賀，歇了半年三個月，就要來尋趁了。浦肫夫終是生意中人，不在行。又圖報之心甚淡，不曾去尋邸抄，看大選報。常州是他出入路境，也不知推官是他前日救的張舉人。倒是張推官不見他來，差一個人帶了二十四兩銀子，兩匹潞綢，並自己候書，林黃二位書禮，來尋他。叫在羅羅行中尋，也尋了兩日，到家又是不在。問他兩鄰，道：「他平日只在江湖上，不甚在家。」問：「幾時回來！」道：「出路的人，那裡期得定。」問他家眷，道：「三十來歲人，又不是名進士舉監生員，不過商賈之家。定要選甚名門巨族，不肯娶個再嫁農莊人女。如今弄得沒個妻室，鐵將軍把門。」差人只得回覆。

自分丹穴難，棲托碧梧裡。蕭森枳棘林，未肯集其趾。

張四府搖頭不信：「你差尋了。豈有拿得百餘兩出的人，中年尚無家室？」正要修書，央個沈同年尋訪，卻值代巡委查盤蘇州。他到蘇州，就發牌查盤吳江。此時正遇浙直旱蝗，米價騰湧，羅羅的都獲了重利。浦肫夫自團風鎮，販了五七百米來，進得京口，聞戴里長兒子為事。他叫伙計押船，自到家中，與他料理。卻是里長兒子戴簪，充參吳江庫吏。縣官朝覲留京，他去時曾在庫申取用些銀兩，將自己名下紙贖抵補。又預放去次年人役工食，一來示恩，二來也得些頭除，為人覲之費。不期接署一位三府，初時怕他一個將來兩衙門胡亂交盤。去後只與庫吏算帳。抵補的，道我不與他人拾尾巴，不肯追比；預借的，道我飯碗裡的，他如何吃去，不與開銷。都作庫吏侵欺，要追贓問軍。

常道權官打劫，如何替人作賊。放去行取科道，只向吏胥取息。

浦肫夫夾人打合，道：「工食是要放的，只早了些。如今代出一個工食頭除。紙贖，庫吏賠一個加二分例，求三府追比補庫。」正在講說，那陳公子怪浦肫夫作倡，壞他體面，要尋他事，奈縣尊在不敢。喜得縣尊去了，他訪他米船，將近吳江，差人邀住。首他違禁牟利，漏販越界。三府將浦肫夫來拿了，簽兩條封皮封了船。要入官，又來講價。不為百姓圖利，只開自己詐端。

巧巧張四府到，相見公事畢，臨送出時，道：「此處有一浦其仁，煩寅翁一訪！」這「訪」字，三府卻認錯了。出來對心腹吏書道：「這地方有個土豪浦其仁麼？」吏書道：「現為漏販，老爺鋪在鋪裡。」三府道：「想按院要他，明日先起批解，查盤廳。」

」到次日起解，浦肫夫道：「我正要見上司。我船須是湖廣船，蕪湖許墅俱有船票。禁須禁本地販出，不曾禁別地販來。」解人早將來鐵鏈了。到廳前，皂甲炒班裡錢，也去了五七千錢。還講打錢，一下多少。進見投批，解子稟：「浦其仁解到！」四府忙抬頭看，只見浦肫夫帶了鐵鏈，跪在丹墀裡。四府便對解人道：「誰叫你鎖來？少打！快掩門，去了鎖，取浦相公方巾色衣。」自下廳，一把扯起，扯入後堂。浦肫夫卻認得是張舉人。

縲紲歎窮猿，誰明惹艾冤。

那知南面者，竟是舊王孫。聽事吏外邊去借得一頂巾，一領道袍來，與浦肫夫。浦肫夫道：「犯人不敢。」張四府道：「這是縣官因我訪恩兄，誤了如此。恩兄休要見罪！」浦肫夫道：「實因販米，遭人妄訐，適才鋪中解來。」四府道：「縱有甚事，有小弟在。」定要分賓主坐了。自發一兩銀子，叫縣中備飯。道：「林黃二年兄致意，有禮與書，前差人送來。道兄無家室，果有此事否？」肫夫道：「委是未有。」張四府道：「兄幾時喪偶？」肫夫道：「並不曾娶。」四府道：「這甚奇了，是何緣故？」肫夫道：「實因高不能攀，低不屑就，蹉跎至今。」四府道：「這等兄虛過十餘年青春了。小弟央沈年兄為兄圖之，定要得一佳偶。」君才齊伯鸞，宜備孟德耀。染翰向春山，嫣然成一笑。

又道：「兄有甚事，可來講。我吩咐門上，有帖即刻傳進。」肫夫道：「有一事不好遽然相瀆。」四府道：「有話但講。」浦肫夫道：「其仁三十無妻，緣何有餘財相贈。委是義兄戴雉城，借我資本。當日相贈，他無憾詞，復又借我資本。是其仁得行其惠，戴兄為之。若無戴兄之盜，其仁雖有熱腸，無以相助。今其子為庫吏，前官支給，後官不與開銷，強要坐贓坐罪。若大人能為昭雪，正是尋源之報。其仁並非謊言，希圖取利。」四府道：「戴兄事，仁兄事，明日封一呈來，小弟即為清白。此外有絕大事，不妨來說。當為兄作置產娶妻之費。」

受恩深一飯，報敢惜千金。漂母雖無望，韓侯自有心。

次日，果各具呈。四府請三府面講，道：「米販自楚中，有各關稅票，這非境內販出。還宜嚴處首人，以止遏糴之風。戴吏紙贖，抵補見有發落簿，這亦去任官常做的，在寅翁一征比之勞耳。工食既有領狀，便非吏侵。這兩呈俱有理，寅翁可為一行。」三府回來，將浦肫夫米船，即刻放行。入官的人不成了，還將首人打了枷號。戴簪事，抵補的竟與追比，給放的竟入銷冊。莫說軍罪，不應也不問一個。那戴家又省了願賠的頭除，願送的分例。三府又怕浦肫夫放他紅老鼠，叫戴吏打合，有事來說，助四府贈娶。

上官發惡，下官捧足。一語春溫，枯黃生綠。

沈進士奉承這同年公祖，差出媒婆來，為浦肫夫尋親。偶然說著那盛寡婦女兒，已十七歲，寡婦念及他恩，一口應承，不計財禮。

當年仗義時，已作赤繩係。

四府時常著聽事吏來討事，浦肫夫道：「張爺憲綱衙門，我也不敢來，事也不敢說。」張四府甚不過意，向沈進士借了二百兩，送他聘娶。這沈進士借了二百，少也要說個四百兩扯直，一一如命。自此浦肫夫婚姻雖遲，終得了個名門豔質。

明月笑牀虛，衾綢恨有餘。嬋娟喜新得，矢冶勝芙蓉。

援從南方駐兵處拉了一車蕙苡，有人上告是一車明珠文犀，使其蒙受不白之冤。張四府知他性格，是不急於錢財，不肯輕來乾瀆的，都自送去。倒極輕也得百餘兩講起，上門的買賣好做，不怕他走別家去，越講得起。那肫夫，恐損張四府名聲，不敢動人的怨，也都將就三四件，卻也起千餘金。先時浦肫夫沒個家室，吳頭楚尾，日日在外。如今三十來少年，捧了個嬌娘，你貪我愛。便道江湖上險，不思出外，止發本，著幾個伙計走水。祖遺房屋，久不在裡面住，敗落了。如今前廳後樓，改造一新。兩畝田，族兄賣去，他便贖回。舊時使勢陳公子，父親死在任上。平日投獻田產，准折子女，俱來告狀。官訟牽連，家資銷拆，反將田產賣與他，他都用重價收買。

逆取難逆守，悖入必悖出。滄桑變須臾，貪夫可知抑。

前時浦肫夫還是個倒轉鬼，如今做了個田舍翁。

似此年餘，只見黃主事有書與張四府，道：「浦兄家室之事，年翁業已任之。前程一節，弟效一臂，可資之北來。」是黃主事為他納監。為他尋同鄉保結，為他納銀，移文本地，取裡遞結狀，要張四府打發進京。浦肫夫夫妻厚產，前池後園，盡自快活，那肯出門。如今捉豬上筯，張四府又尋了兩件，合五六百金，與他安家，作路費。原先浦肫夫帶頂假巾，如今真巾。前邊見官府，頭巾圓領，札付禮部儒士，如今的確北雍監生。

只是黃金多，便爾頭角改。何必戀寒燈，沉滄在學海。

浦肫夫終不忘情戴家，也為戴簪援了兩考，一同進京。

到京，林黃二位，就來相見。林吉士甚言自己不用情。這林吉士有個至親，做南直學院。也曾叫浦肫夫兜一名進學，肫夫將來送了戴里長次子戴纓進了學。但他的情還不盡，浦肫夫又言起前情，引戴簪見了林黃二位，二位亦加禮貌。肫夫在京盤費，在監贄儀，都出在黃主事身上。一年，二人為他討面情，竟作歷滿撥歷。時肫夫自與三位患難相與，荏苒早已四年。林吉士散館，得個浙江道御史。黃主事改了吏部驗封司主事。吏部官說吏部事，極是容易。兩個援納考中，浦肫夫得個縣丞，戴簪得個典史。雖非紫綬金章，也是牧民父母。

有了錢又有勢，沒事做不來。兩個也就候選。不期林御史輪差，該是浙江。自到黃主事寓中，道：「這次擔子該交與我。但我巡按浙江，不好為人討浙江缺。這托在年翁。」那黃主事又會弄手腳，一個烏程管糧縣丞，一個長興巡捕典史。兩個領了憑，拜謝黃主事出京。黃主事還為他發幾封懇切書，與守巡堂尊四府。只為誼重丘山，不惜報同蛇鳥。

離京到常州，去見張四府。張四府自他進京，也時時差人送禮照管。這次又贈他上任之費。兩個到了家，少不得拜客祭祖，闊綽一闊綽，一水之地，帶家眷到了任，投下薦書。吏部書，有個不奉承的麼？批詞便已不脫，及至林按院到，又有美差。上司知他與代巡有一脈，又加假借。兩人在任，都攬了五六千金。任滿，虧這三人力路，浦肫夫還做個沔陽州州同，戴簪陳州吏目。三人猶自照管不懈。倒是這兩個識休咎，道：「銀子擢些罷了。日日向人跪拜，倒不如冬天爐煨骨柁，白酒黃雞；夏日綠樹芰荷，青菱白藕。」都致仕回家快樂。總之杰士是個拚得。貧窮時也拚得財，得意時拚得官。兩件總是個看得財輕。故浦戴皆世所難，若三君之厚報，不為過也。